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的两个母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063452

10位ISBN编号：7807063459

出版时间：2007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远东

作者：朱慰慈

页数：24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内容概要

人的一生都是由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组成的……今天为什么我们会那样怀旧，会对那些老歌、老唱片和老建筑寄托那么多的恋情，不就是因为她们蕴涵着太多可纪念、可回味、可诅咒的元素吗？作者拥有两个母亲。

一个是称为“妈妈”的人，其实是作者的养母，从作者一岁起，她就成了作者真正意义上的母亲……另一个是赐予作者生命基因的亲生母亲，作者称她亲娘。

对于亲娘，作者有一种割断不了的亲情，但也有冷静的评判……亲娘和妈妈都是地道的上海人，都出身于富裕人家，都经历了情感的周折和婚变的痛苦，她们都是独自面对世态炎凉而苦苦挣扎的坚强母亲。

作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去真实地记录发生在她身边的、曾在历史旋涡中沉浮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。

朴实的人物朴实写，写给朴实的人看。

这是一个女儿对自己两个母亲的真情记忆：因为亲娘曲折、骇俗乃至香艳的人生经历，她一岁时被送与了他人；她与养母相依五十余年，其间的情苦悲怨、若即若离，处处令她刻骨铭心。

两个母亲都出身于富贵人家，上海滩的昨日繁华孕育了她们的风花雪月；面对百变事态的独立不羁，又铸就了她们的高洁品性。

两个母亲成就了一个女儿，成就了一段令人回肠百转的人生故事。

虽是一部个人的情感纪录，却是一本参透人生的大书。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作者简介

朱慰慈，1950年生，注定与新中国一起经历坎坷，失过学，下过乡，上过大学，留过学。曾在机关任职，改革开放后选择从事了一生中的最爱——新闻事业。先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新闻记者，后到上海东方电视台任纪录片编导，以平民记者的角度记录了不少大时代变迁中的百姓故事。部分作品曾获全国大奖。著有纪实作品《只身走天涯》。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书籍目录

楔子 受宠的千金 好朋友凤子 父母亲的邂逅 姻缘婚后的快乐时代的颠覆 抱养孩子 我的亲娘 情探妈妈的自立 婚变藕断丝连 变异的性格 “文革”来了 我终于明白了身世 生父章先生 突破无形的枷锁 收获亲情爱的争夺 重新聚拢的家 好姆妈去世 一世冀盼的名分 两位母亲送我出国 同凤子重逢 重新焕发的爱 亲娘的晚年 尾声 后记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章节摘录

叙述先从妈妈——我的养母说起。

1917年，妈妈凌瑛出生于上海滩一户有钱人家里。

她的父亲凌本仁生于19世纪下半叶，宝山江湾人，即今天上海的五角场地区。

凌本仁大学毕业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懂外文、会说英文的人。

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后成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口岸之一，外国资本进入上海，必然要找一些懂外文的中国人做代理。

于是凌本仁如鱼得水，成了一家外商海运进出口公司的经理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凌本仁应该属于买办阶级。

但对于他当时的海运公司叫什么名，规模有多大，生意有多广，我一无所知，从妈妈的记忆里也探不出个究竟，只知道他经手的是美元，公司有不少外国员工，办公地点在赫赫有名的外滩格林邮船大楼。

格林邮船大楼就是今天的北京东路2号，一座宏伟的石建筑，这里安装有当时少有的电梯。

20年代的外滩，像这样的石建筑大厦总共才十来座，可见其稀罕。

因为大楼里布满了邮船公司，所以称之为格林邮船大楼。

这里进进出出的多为洋人。

凌本仁凤毛麟角地成了进出格林邮船大楼的中国生意人。

习惯穿土布长衫和折叠式大腰裤的他，也讲究地穿起了纺绸或印度绸长衫，冬天则是皮袍子、毛料袍子和呢袍子。

他每天坐着由人力拉的黄包车上下班，休息天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家做客，惹得石库门弄堂的人看着既好奇又眼红。

办公室正面对着浩淼的黄浦江和外滩公园。

闲暇之余，凌老先生喜欢端杯浓茶，站在大钢窗前远眺江面的点点风帆，盘算着他的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港。

一旦外轮进埠，便是凌本仁工作最忙的时刻。

船上所载的瓷器、布匹、文具、日用品要清点、要卸货，要发送到各商行。

一到此时，他便亲自登船去交涉，天天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。

凌老先生的家在虹口提篮桥。

那是一幢标准的石库门房子，当时最时兴的民居样式，外门选用石料做门框，大门安了两个黄灿灿的门环。

他的家比别人家的石库门房大一点，有两上两下的住宅，即上下两层各有两大间正房。

此外，还有天井、客堂、厢房、灶披间，一个家所有的功能都包含在里头了。

家中雇用了两个佣人操持家务。

现在的人们知道提篮桥，大多因为提篮桥监狱。

上个世纪20年代，提篮桥是一个热闹的商市。

1920年英商在上海开辟电车线路，就有两条线路是直达提篮桥的，一条从北站到提篮桥，另一条从外洋泾桥到提篮桥。

交通一发达，人气便慢慢汇聚，于是协兴粥店、任和兴草药房、元昌饼号、老正兴饭店、南翔陆家店、叶大昌南货一家家在此地兴起，而且生意红火。

因为提篮桥监狱的缘故，街上还出现了扎着红布巾的印度男人，人称“红头阿三”，他们是为监狱做警戒的。

凌老先生的妻子名陆玉珍，是当年凭媒妁之言定下的，没多少文化，除了《三字经》、《朱子家训》那一点点文化，其他一切浑然不知。

她终年裹着小脚，年轻的就将头发挽了个髻，盘在脑后，远望过去就像一个老太太。

她和丈夫生了两个女儿，大小相差了十来岁，小的就是我妈妈。

凌老先生是当时社会中领西化风气之先的人，他白天接触的是洋货、洋人、洋文，谈的是大千世界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的生意和新闻，晚上回家则要换回一口上海本地话，同墨守成规的妻子谈论柴米油盐。

应当说，这段婚姻的组合是有点畸形的，如同当时那个畸形的社会。

他难免心理失衡，没船进港的时候，有了空闲，便犯了中国有钱男人的通病，开始步入声色犬马的场所，有时还彻夜不归。

看到洋派的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，妻子生气、流泪、摔碗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

一个在封建桎梏束缚下的弱女子，注定要在强悍的男人面前败下阵来。

凌老太太只能含泪接受生活的现实。

无望之余，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、企求和爱，统统投放到两个女儿的身上。

也许是吃尽没文化的亏，凌老太太对两个女儿精心打造、百般宠爱。

提篮桥一带的居民都知道，凌家的两个千金都属新派女子，就读的是花费不菲的教会学校，穿戴也是最时髦最洋派的。

每当听到街坊们对她两个女儿的赞叹时，凌老太太的脸上就露出了大欢喜。

等到小女儿五六岁时，父母又去领了个儿子进门。

传统的中国家庭，再富裕，没个儿子总是遗憾。

女儿再宝贝，长大嫁了人，也就是泼出去的水了。

谁来续写家谱呢？最省力的方法就是领养一个孩子。

当怯生生的新哥哥被领进门时，妈妈只知道他原先的双亲中有一个早亡。

哥哥同两个姐妹相处得很好，但因为疏于血缘，始终得不到凌本仁夫妇的宠爱。

凌老先生对妻子不忠，对家庭对子女还是尽职的，他在经济上绝对宽松，事事显示出为人夫、为人父的慷慨来。

妈妈的闺房紧贴着她父母的卧室。

闺房里到处摆放着她父亲给她的舶来品：小瓷人、闹钟、项链、化妆盒，更多的是洋娃娃，床上摆了一大排，都是黄头发、长睫毛、穿着跳舞裙的那种。

知道女儿喜爱洋娃娃，凌老先生托他的外国朋友从世界各地带了来。

闺房的墙上还挂着一个个大镜框，里面全是她不同年龄时期的照片。

凌老先生自己不爱照相，却常带女儿去照相馆。

在他眼里，女儿是小天使，不比洋画片上的儿童差。

1岁时的宝宝照，是在1918年照的。

那时照相馆已经有布景照了，1岁的妈妈坐在摆放着花盆的楼梯上，一身的花团锦簇，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，手里捏着一个羊毛绒玩具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镜头。

身后的幕布上画的是私家花园的景象，有大树、花径和栏杆。

照相馆地上布着密密集集的小草。

8岁时的照片，她就有些开化了。

穿着一件中式的袍子，胸前挂着一串珍珠项链，前额的刘海长长地拖到了眉心，脑后还拖着一条长辫。

那是1925年照的，有着新文化运动的印记。

十来岁时的学生照，她就洋气多了。

一身改良旗袍式样的直统裙，领口是旗袍盘扣，袖口与裙围镶上了宽宽的白花边。

她穿着白统袜，黑色丁字型皮鞋，这种皮鞋款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一次时兴过，距妈妈的穿着年代有四十多年。

一个1917年出生的孩子能留下如此孩童照的，其当时家境的富裕可见一斑。

她的姐姐很早出嫁，嫁给凌老先生公司的一位职员。

于是家里只剩下她和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哥哥。

凌老太太总是宠着自己的小女儿。

每逢兄妹问有什么争执，不管有理没理，挨打的总是当哥哥的。

憨厚的哥哥看到她只能却步，什么事情都让她三分，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们成年后。

虹口老宅旁有个邻居在美国留学，后来他的两个小孩也跟着他去美国上学，暑假、中妈妈去邻家玩，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听到大人小孩不时夹着洋泾浜英语谈着异域的西洋景，觉得很新鲜，跟凌老先生吵着也要去美国。
P6-8

<<我的两个母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